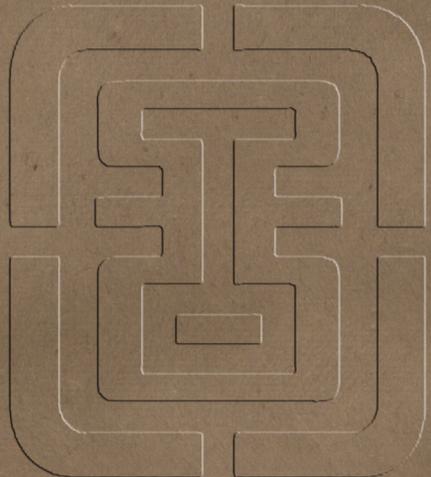




1777



鮎崎亭集
+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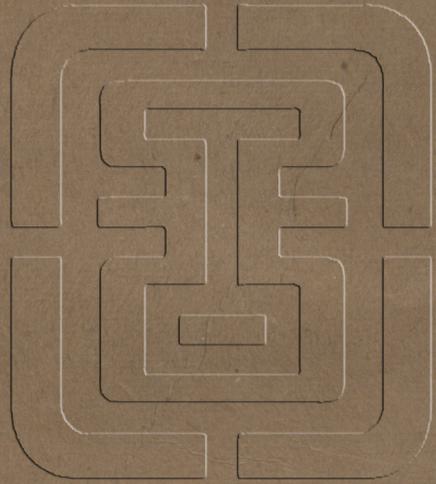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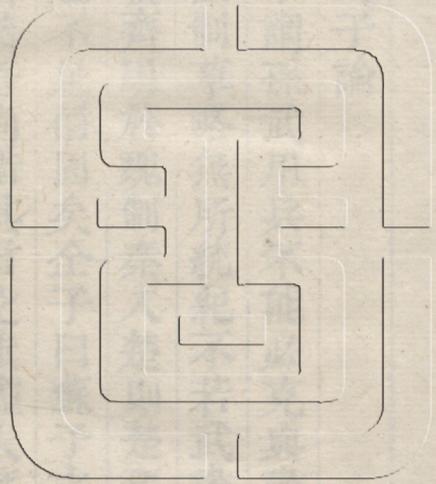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蘇詩學集卷第二十九

孫武子

眉山蘇子



蘇詩學集卷第二十九

眉山蘇子

蘇詩學集卷第二十九
眉山蘇子
蘇詩學集卷第二十九
眉山蘇子

世人之所...
蘇詩學集卷第二十九
眉山蘇子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九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論

孫武子論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

魚耳集 卷二十九
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以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償於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

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于亂于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卹也晉是以能繼霸況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于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

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
之請首尾夾擊真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
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
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
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
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
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
子之不售也

平原君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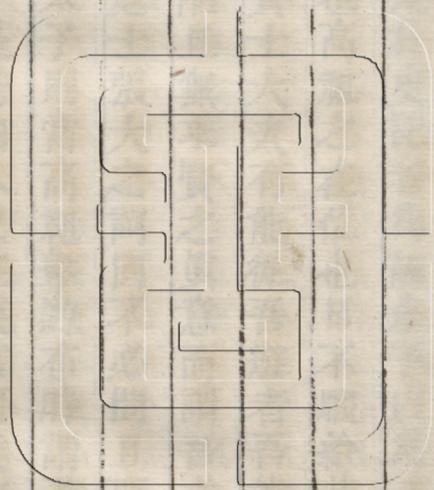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於長平太史公以爲利令
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
所必爭與王定霸必先據刑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
黨最爲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
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於趙尤密故蘇厲
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
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卽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
陵嘗極言於魏謂宜通上黨於其甯以爲三晉計然則

魏尚知之而況其近於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爲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即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曠知其無能爲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爲馮亭所笑也況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孱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於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培

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澠池之會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下其斷瞳子白黑分明以下其明視瞻不轉以下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撓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能以破墨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覺隙形焉是役勝而秦人詘六國之從一特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

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
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爲嫁禍彼亦復何憾
於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
洞然見兩將之才如寘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
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議之至於兼金旣施反間
遂成其於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
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爲事而豈知規撫
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爲中是所謂耳視
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於易將而
至於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唐末乎

并汴虎視無歲不權鬪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
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來從之陛下委以保傅之任必能調護元良莫安關輔如是則太子自安又寧待高祖破布還愈欲易太子而始見此四人者何其遲而拙也四人既爲太子出也商山之芝比諸小草不一年而高祖崩太后酖趙王瘖戚姬惠帝遂爲淫樂不視政事漢業以衰其時四人安在耶四人而非賢人則可四人而賢人也安有國事至此而無一言匡之者倘謂惠帝定位四人遽去亦何所見而去耶四人欲終守介石則惠帝非不世出之君卽不必來旣來矣惠帝非不可事之君卽不必去然則其進退皆無所據也故曰此四人者不過東宮旅進旅退之

客偶有說建成侯之一節而後人從而張大之者也吾聞是時也有淮陽應曜者被徵獨不出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其言諒哉且卽其說建成也亦中智以下之見四人之不敢使太子監軍者鑒申生之禍也是時太子情事固與申生不同申生在晉酈姬之毒已成無功固死有功亦死高祖之欲易儲固牽於母愛子抱之私而亦頗以太子柔弱恐其難任大事故有取於趙王之類已戚氏之妖不如驪姬高祖之明豈比晉獻四人果有不世之材輔太子而東隸以灌嬰樊噲之徒一戰而收黥布則太子安有失位之恐乃心怵

於諸將之不受節度或至僨軍必欲高祖之扶疾親將是明示之以懦不堪任也四人之才亦僅矣總之高祖雄主也區區呂后服淡攻苦之舊不足以柅其心而無如大臣自留侯而下輪心太子是則真所謂羽翼者也故其使周昌相趙王則大計已定矣舉漢廷之將相不足以羽翼太子而必待此四人者何其愚也楊維禎曰四人安得出山之易始留侯以其雁者詭高祖則徒重視此四人者而謂留侯與太子敢於此而欺其君父留侯可誅太子亦良可易也

劉揚優劣論

晉史范喬列傳其與人論劉向揚雄才學優劣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編之籍使雄當之故非所長予謂向之優於雄固也喬之所以定其優則非方雄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未嘗有校定秘書之命固未可懸揣其不能況向之優於雄者在其忠貞大節而不在區區著述之間若喬所言非特向能之卽歆亦能之也可謂向優於雄是亦可謂歆優於雄也夫譙周之通知五經何如王平之僅識數字使向僅以讎正羣籍畢其生平則其優於雄者亦僅矣凡後世之議向者有三其實皆不足以

累向謂其嘗以淮南鴻寶之術得罪耶此特向少年信道未篤之過後世大儒亦有泛濫於異端而其後翻然知所轉移者何得於向獨以此槩其終身也其以洪範傳五行也尚書大傳五行之說固多駭駭然漢大儒如董仲舒亦時言之蓋伏氏之說雖不醇而其意則欲人君建皇極以撫辰使愆伏不聞而襍祥可泯借此以爲廟堂監戒其與緯候之言天道正懸殊也夏侯勝以洪範諫海昏則霍光爲之動色是固格君者所不棄也向仕於成哀昏亂之世文母之孽已成高廟衣冠殆將不守三朝宗室心切於維城之寄而力不能扶欲以傳經

之學感悟其君良亦苦矣生其後者執成說以律之何其固也故予嘗謂洪範之說因事進規其志存乎彌縫匡救其視孟子與齊王說詩斷章取義將順而掖之於善者實同又或謂其所著新序說苑記事多不足據則誠有之此乃秦火之後舊籍無稽據傳聞之異詞而筆之書非學術之疵也夫是三者既皆不足以累向則向之所學甚正所操甚偉西京儒者自董仲舒外莫之逮也其闕通博雅特餘事耳且向以新都之禍作五行傳以王趙丁傳之禍作列女傳是皆所謂以經術經世務者也雖以艱深文其淺陋且自比於周公孔子而實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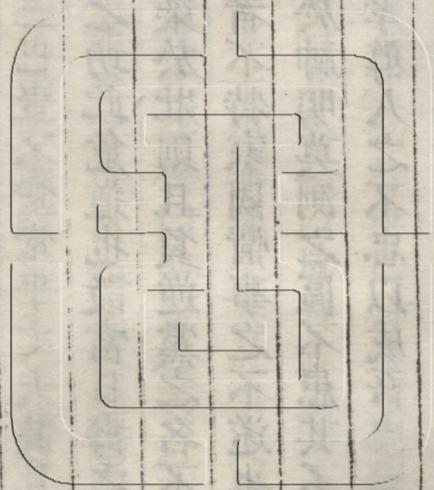
摹擬相如而未能可謂妄矣乃世之論者反推雄爲大
醇其甚者擬之箕子之明夷而反於向曉曉焉果何說
與喬能知向之優而不知其所以優則甚矣論定九等
人物而是非不謬於聖人之難也

龔壯論

晉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害壯誓不除服以
期報讐卒令李壽盡殺特支屬勸壽稱藩於晉壽初許
之旣而負約不從遂自稱耳聾手不能制物終身不至
成都全子曰偉哉壯之行也從來忠孝難以兩備壯之
盡孝而兼盡忠是難能也雖然吾竊惜之君子遭人倫
之厄不可以亂濟亂特驥兄弟擾亂西土盜竊岷峽之
險以稱大號天厭其毒使其一門自相屠雍但壯之所
以行其志者不當假手於壽夫壯欲報父叔之讐而使
壽滅絕倫紀盡屠雍其世父之骨肉以成之是壯獨有

其父叔之讐而人不必有也壯欲爲晉復岷峨之地而使壽篡奪其君以成之是壯獨有其君而人不必有也如此則天下之亂將無已時雖事會之來不無行權濟變之日然陷人於惡以成吾志則不可壯爲晉室之忠臣龔氏之孝子俱無愧矣其於李氏則雖不仕於壽而已豫其篡弑之謀揆以聖賢之義終有所不安也當是時班期越壽漢之世業如奕棋略陽廟社於是衰替而晉之庾亮兄弟方擁強兵在荆襄有志恢復涼州張氏乃心王室以壯之才何圖不就曷不連結國中豪傑以爲內主逕詣建康具陳李氏蕭牆崩析之狀願得一旅

以當前驅別遣人約西涼刻日大舉則漢之亡不待桓溫之行也然後盡取特驤之子孫手刃之以復讎功成辭爵歸老三巴豈不堂堂乎丈夫哉且徼一時之天幸以成不測之功此危道也設當日壽之事不就則必死死而或連染於壯則且負逆黨之名不可復湔後世誰更諒是心者不特家國情事之不遂也卽曰壯之才足以置其身於神明莫測之區不患其不遂而導人之不孝以成吾孝導人之不忠以成吾忠恐不可以爲後世法嗟乎六朝板蕩其如壯者有幾人而在蜀則譙登而後未之見也吾言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而已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
帝在房州范曄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
徽公謂淳夫受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
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
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於他國者其諸
攷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聞
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審子則以爲
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
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

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
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
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
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
敗論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
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爲是十八年中
每年當書曰帝在定安其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
旣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
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市平林
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爲春秋之旨而取前古之帝王

而操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於夷羿

篡夏少康始生而卽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莽之足快

人意也康節皇極經世之說而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

今夫亂臣賊子棄時竊據天地之所無如何也春秋之

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據其實則可誅之若削之則是

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曰然則當如何

書曰吾惟從其實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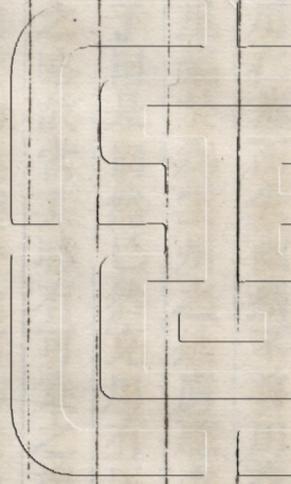
后廢皇帝爲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

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

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

史且中宗之為人吾亦恨其不早死於房陵耳卽位一月垂頭束手爲其母后所廢是固唐之罪人矣廢錮房陵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爲是真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位死於鴆毒是尤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者故惓惓爲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慶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擁護之其心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材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爲如此卽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

以安唐社然則諸家於旣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于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義門有曰嗣聖統元僅一月今自甲申以至甲辰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采孫氏西齋之僻論而以無爲有者聖人脩春秋必不然此言是也然則由此推之其曰帝在房州固非卽曰帝居房州亦非蓋皆非其實也義門偶未之思耳



李克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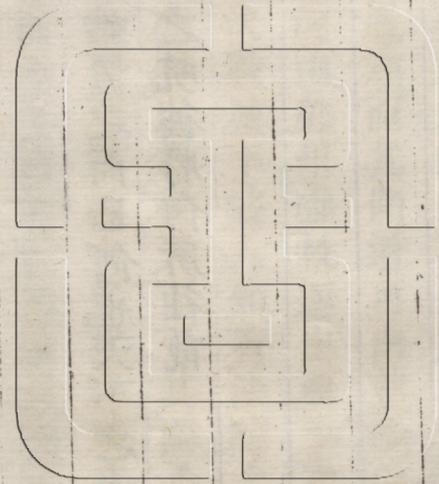
李克用以蓋世材虎峙并汾而卒困於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罷兵於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并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充鄆而反與魏人爲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邢洛遂使日蹙百里幾於爲雲州之逃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全子曰是固然已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營天下之略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於取河陽以通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臥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

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邊隅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溥之徒皆不至爲汴所吞豈惟不爲所吞抑且足合從以困汴而使之不敢動計不出此卒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寧河中克用所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寧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於王珂爲甥舅其不肖奪其地明矣然珂之變法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真庸才也克用欲保

全之則當善爲之計爲珂計卽所以自爲計也當克用破邠寧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鎮以見已無兼并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於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畱守其地內以衛京師外以捍河中相與爲率然首尾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劫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卽令不取邠寧而嗣昭戍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亾矣過此二者克用已有必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晉而其心猶畏晉故吾謂尚有一奇策可以出不意而扶唐室者則

鳳翔之役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應茂貞然
不足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
河中以趨鳳翔而其間道可由慈隰以達鄜坊克用若
以銳師濟河由鄜州啣枚逕出與平武功之間因合李
茂勳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
之雖全忠亦將以爲從夫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
反京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青南有襄鄆
皆不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一舉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
乎克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反至於
受圍蓋用吾河陽之策則汴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

吾河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鳳翔之策
則汴人垂成之業可墮彼李匡威王鎔之徒嚴境內之
備以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卽劉仁恭
之負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
旣扼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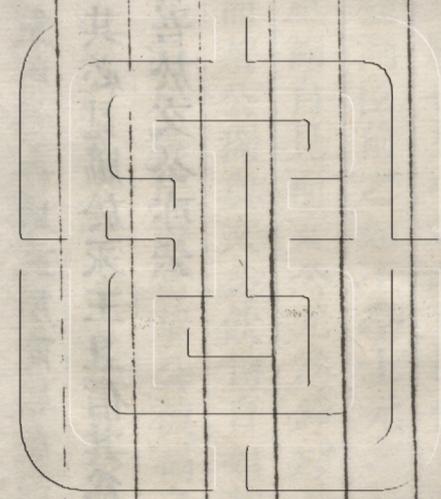


楊文公論

眞廟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萊公之雄視一時獨惓惓欲引楊文公以共事予初謂文公乃詞章之士何以得此於萊公及反覆其遺事而後知文公之勁節鮮有其倫文公當日回翔館閣之間最受當宁寵眷而卒不登二府蓋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羣小竭力以排之也眞宗時之羣小莫如王欽若丁謂文公嘗與欽若同修冊府元龜每至館中未嘗接席而坐欽若去朝百官皆以詩送文公獨無有欽若請之眞廟傳宣索詩而文公竟不作謂亦遣人求昏拒之甚峻可謂浩然之氣直養

無害者已故其大者如當草明肅后詔而力辭之曰如此富貴不願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糞壤之誚而卽辭官蓋宋初詞臣前之如王學士无之同時如劉學士子儀皆以風節自見而文公尤爲錚錚乃若澶淵之役百寮震懼而萊公獨與文公飲搏自如其所養有素矣朱子乃譏其溺於釋氏故當萊公被禍之時宜召文公至省便液汚地以爲未嘗聞道之戒是何其言之過歟文公之佞佛特其學術之疵而不害其風節至於便液汚地之說此當日小人謗之五鬼之惡不過貝錦株連之禍不過渡海其視澶淵之危急爲何如也且以文公之

倔強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風節何如謂其垂老而喪之百鍊之剛忽成繞指無是理也東坡謂人之所恃者氣正氣所恃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禮高力士而知其必見脇於永王且信其爲王佐之才可謂善論人者吾於文公亦云



陳同甫論

自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尚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之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尚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塔焉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乎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覲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

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
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於對弟
感泣相約以命服其見先人於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
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
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
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揜其言長洲何學士義門
謂同甫之論多類
唐之朱朴使其見用
亦一朴耳可謂知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尚是積
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尚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
亟於求春而不需穀亟於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
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於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

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
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於漢唐
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不可
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媿心可謂一龍而
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疎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
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
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
之口况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言之最後破濟南執德王卽令王上疏言之而帝皆岸然不許其始欲我去大號書不可許與晉書之言太宗亦降心從之不稱帝而稱汗且令明人製寶以給之是殆可以行矣而尚不可乃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則勢所必不能者何其固也考之宋遼議和不過敵體曰南朝爲兄耳今太宗于國書之禮降明一格推以爲中原一統之共主其視遼人爲更謙亦思是時之本朝其何所畏於明而求和乎明人於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求滅亡之道也吾讀漢文帝與外蕃諸書

語和而氣謙不難屈已之尊以收保世滋大之益而宋真宗之謂曹利用也曰必不得已歲幣雖百萬亦可凡以爲生靈也倘謂東方本屬國非漢宋之比夫使非屬國何以降一等也莊烈藐視唐文皇其於二君何有乃其究也爲梁末帝爲金哀宗悲夫且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蔓於西向使當日者東方修睦得以專力于荏苒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者皆平賊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則不足以西征有餘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計不出此頻警撤西藩以赴之盧緣敗死洪則敗降

孫以敗斥熊羆之臣已盡府庫又竭卽令流寇不陷京師而王師再至將何以應之亦必亡而已矣是非莊烈之過而誰歸也然且南渡通使高相國欲居尊稱而目我朝爲可汗其亦迂而不達時務矣夫
或曰然則楊嗣昌陳新甲之議款是耶曰是又不然議款原非得已故在莊烈則可在楊陳則不可楊陳中樞也樞臣不能舉邊防而議款則將焉用彼樞況楊陳之議款也殺盧九台陷孫白谷以求成其謀則其罪通于天矣是又不可以槩論也

莊定山論

定山以行人歸不復出山瓊山閣學謂人曰率天下士大背朝廷者此輩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定山不得已而入京補官白沙聞之不喜寄以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有諷語焉又謂人曰定山豈以久病昏其出處耶平生大分豈令兒女輩制其可否其後梨洲黃氏謂定山二十年不出乃爲利害所怵定山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不知此處卻用得此種人也二先生之言高矣然則定山之仕竟爲晚節之玷乎全子

曰殆非也孝宗在位非不可仕之時定山非竟不筮仕之人必謂當以不仕爲高聖賢中庸之道不然也瓊山意在用之而褊心過甚故危言以休之定山委蛇出山非必果畏不仕之刑敦道旣甚則亦一出以副君命可也當此之時雖聖人處此吾知其必出卽或果無宦情一出而卽還亦未始非兩全之道此義不明遂妄有夸不仕爲高者流樂不可不知也瓊山爲宰相不能容三原則豈能容定山其強人以必出正驅人以去已是則有愧于定山者矣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九終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記

浦陽江記

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於諸暨是爲曹娥錢清二江其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爲曹娥其自山北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也下流斯爲錢清曹娥之水由諸暨紆而東至曠至餘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由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

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槩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卽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卽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浦陽名江也始見於韋昭然續志出昭之後尚未登其目則不大著也浦陽之名至宋齊之間而大著其時合曹娥錢清二水皆曰浦陽謝康樂山居賦中所云浦陽皆指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所載浦陽征戰之事則皆指錢清歷考唐人所作十道志元和志皆無此二江之名元豐九域志曹娥以鎮屬會稽錢清以鎮屬山陰尚未有江

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吾讀酈氏注水經其所志浦陽之水本皆屬曹娥其末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而爲二而反以爲合而爲一故曰上虞江水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太湖湖嶧浦之水能至義橋麻谿以入海移東就西其謬已甚蓋酈氏未嘗身至江南以有此失也抑或者六朝之世隄堰未備東小江之水尚能西出則東道之水得至永興亦未可定是非爲酈氏回護也考其時則然矣乃施宿辨之而不審近來越人遂謂浦陽非曹娥但屬錢清以此糾酈氏雖黃氏今水經亦有此言則又非也

夫酈氏以浦陽爲曹娥本之康樂山居賦康樂身居其地者也豈有誤取百里以外之江名而加之所居之江者此固不待辨而可明也況南史浦陽江南北津各有埭司以稽察棹碇曰南津埭卽今之梁湖堰也北津埭卽今之曹娥堰也其與西陵埭柳浦埭實於六朝稱四埭然則浦陽終以東道曹娥之水爲經流而西道滙於錢清者爲支流六朝官制蓋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安得反以之糾酈氏也是所謂攷古不詳漫生疑論者也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隄堰未興之日自餘姚達於句章之境凡嶧浦岬浦漁浦剡谿篔簹溪胥會焉由柯水而

東直達於句章之渠水而止非猶夫今日之曹娥酈氏之言可攷也斯其所以爲吳越三江之一若但以錢清爲纏絡則狹矣柰何反溝曹娥而絕之乎酈氏以上虞江稱曹娥而錢清則否以是知曹娥之爲浦陽經流無疑也乃若漢志上虞柯水卽曹娥而張元怵謂卽山陰柯橋之水則益謬之甚者蓋使以錢清之尾言之或可引之至柯橋而又安得系之曹娥以東乎山陰令舒樹田同舟過梁湖語及此故記之

同武陽之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
 入泗即應劭所云武水也東萊郡曲成之陽邳山治水
 所出南至臨沂入海今本漢書脫臨字則又一治水也說文有
 曲成之治水而武陽則略焉則似乎曲成之治水其望
 較大於武陽者善長於泗水篇之治水作沭水以為即
 武水此是字義相近不足恠但竝不言沭水所出而于
 臨沂之治水則不言其出於曲成之陽邳而即以為出
 於武陽之冠石又不言其入海而以為入沂則此臨沂
 之治水其所出既與漢志戾其所入又與漢志戾而且

東萊大小沽河記

漢志太山郡即南武陽之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
 入泗即應劭所云武水也東萊郡曲成之陽邳山治水
 所出南至臨沂入海今本漢書脫臨字則又一治水也說文有
 曲成之治水而武陽則略焉則似乎曲成之治水其望
 較大於武陽者善長於泗水篇之治水作沭水以為即
 武水此是字義相近不足恠但竝不言沭水所出而于
 臨沂之治水則不言其出於曲成之陽邳而即以為出
 於武陽之冠石又不言其入海而以為入沂則此臨沂
 之治水其所出既與漢志戾其所入又與漢志戾而且

又引應劭之言以爲卽武水則一武水也俄而爲泃水則入泗俄而爲治水則入沂真不可曉顧宛溪曰泃河有二東泃入沂西泃入泗蓋泃沂交會之處故有此謬然則并臨沂之治水亦是泃水也而出自曲成之治水究安屬攷西泃河出嶧縣之君山卽在嶧縣界中與東泃河合遂南入宿遷境今爲運道其流甚盛而東泃河源出費縣山中或曰出榜山蓋卽今芙蓉湖稍短若武水亦出嶧山久泗然則西泃河卽漢志冠石之水無疑若東泃河則竝不出冠石今善長于西泃不著其源而于東泃增多其源自冠石而東蒙而嶺與而後費縣是

其謬也若漢志暨說文則亦有誤者東萊之治水但當於膠濰之間入海不應間關二千里而至臨沂歷河濟淮三瀆以入海況自續志晉魏諸志以及李氏元和樂氏寰宇王氏九域諸志皆無曲成治水之目又深可疑予反覆攷之及親至東萊訪諸古迹方知漢志曲成之治水是治水非治水左氏不曰姑尤以西乎杜元凱曰始大治水也尤小治水也魏收地形志曰長廣郡長廣縣有治水樂永言曰治水乃齊境也漢之曲成在今掖縣小治水出焉其東則黃縣大治水出焉逕福山而招遠而萊陽至于平度卽墨之間而合其流三百餘里自

東而南直趨膠州之麻灣口明世議海運者之道也故其時有議東引沽河者若漢志所云南至臨沂者非臨沂也乃計斤也漢之計斤在今膠州卽墨之境蓋皆以字形相近而譌嘗考東萊之水未有古於治水者亦未有大于治水者也次之則清陽水耳不應見遺于史豈知其爲治水之譌也二千年之結爲之盡解因歎說文尚不足信何況其他猶幸大小沽至今無恙得以親履其地而得之爰作大小沽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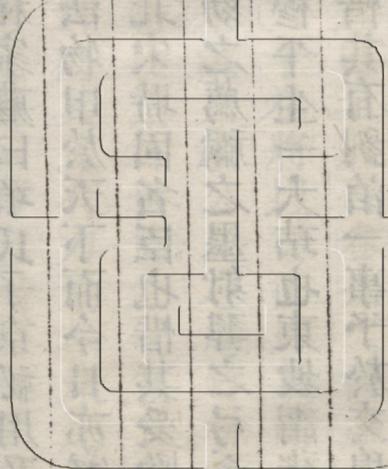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研記

山陰蔡生紹基之父遨遊諸幕府得端研一區細潤吐青花其陰有鸚鵡眼十雙雕之爲星旁皆作雲氣護之雕工之精非後世所能也其陽有眼二其居中者作蕉葉色其旁以小楷字志曰曾大父魏公在禁林日以此研賜從祖待制後六十有六年芾蒙恩寓直季父復以歸於芾子子孫孫其世寶之乾道改元二月八日芾書其陰志以草字曰玉堂揮翰穎書而不知所謂芾者爲誰所謂曾大父魏公爲誰所謂穎者爲誰也予長蘄山蔡生持是研來問於予予曰是元祐樞密蔣文穆公之

奇物也文穆封於魏其曾孫則丞相芾也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兵火後盡失之丞相爲摺摭遺橐勵得二十卷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已而不果洪文敏公記之馬竹村通考尚載其目是研也正屬蔣氏禁林世直之物當日花磚視景如椽之筆前光後輝研其豫有力焉靖康之變汴都之球壁弓刀已與文穆之書不可復問而視尚存於其家德祐之變至今幾同於蓬萊之三淺丞相之書不可復問而研尚得畱落人間可不謂幸歟其所謂穎者殆工部尚書

章公也與丞相同時文穆名在元祐黨籍章公亦名在慶元黨籍其人均足爲是研重也其旁別有志曰天籟閣眞賞曰墨林家藏曰項氏子京祕用乃知明時在禾中蓋墨林之法物甲於天下而今日亦寥寥蔡生其寶之矣文穆於北宋時固名臣也惜其受歐公之知而好不終竟至於劾之薦禰之墨射羿之弓至今讀之有餘恫焉是則文穆平生一大玷也東坡謂褚文忠公之書以大節重而惜其有劉洎一事予於文穆亦以爲然所幸者晚節低悟新法卒得以風槩見七百餘年摩挲故物尚不免論及生平君子可不慎歟吾友中吳寶研居士

沈君李巖其人雅有研癖所酷嗜者尤在古研其藏弃最富惜不得與其賞之乃以是記郵寄之



大治重印... 亦以... 文忠公... 今館... 林... 益... 天... 軍公... 同部... 文... 亦... 天... 軍公...

宋婺女倅廳舊本記 有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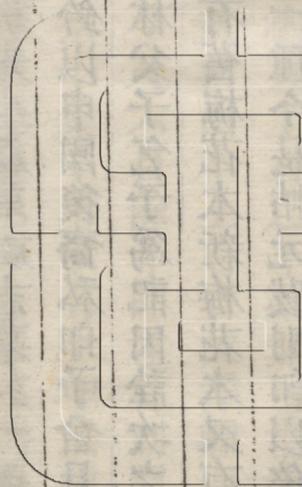
宋人婺女蘭亭本有三桑澤卿曰其一在倅廳自第十
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直裂處五行詢之
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剝闕時本庶
幾定武典刑也其一在南澗家南澗為韓公无咎東萊
先生之婦翁其一為貞觀八年褚文忠公墓本敘首無
承字雖古未善去年余友仁和趙君谷林之子小林歸
自京師得婺女本為明故晉藩所藏審其橫裂直裂之
行既與澤卿相符而元跋云得之婺倅廷平趙健則其
為本廳物無疑也旁有趙孟林私印予攷宋理宗蘭亭

十集其丁集中亦有婺女一本但係府治中物蓋卽文忠所摹者非倅廳物據澤卿言則府治書法在倅廳下倅廳之刻當澤卿時碎已百年是元豐元祐之間卽不完矣又追溯其上石之年雖無可稽大略當在眞仁之際卽用定武初出本上石者故澤卿以王自牧家完本爲庶幾去今又六百餘年卽孟林刊闕之遺何可多觀況又屬理宗十集中所未有乎理宗蘭亭分十集買秋壑多至八百匣而是匣亦分甲乙諸帙想見當時自天子至諸臣各以此夸其風雅攷天水諸孟所藏孟顛有王順伯本後亦歸孟顛孟堅落水本後歸秋壑皆不損

本也孟顛後有陳直齋本與此本皆損本也而獨孟林本得完於歷劫之餘復歸小山以爲天水宗器幸矣婺本尚有東萊先生族弟祖志摹刻一通乃定武肥本亦損本其前鈐以申國後裔私印予曾見之是又澤卿所未及也谷林父子乞予爲記因詮次之

穆陵十集有舊梅花本新梅花本又有婺州倅廳本初以爲各是一種今是帖元跋則卽以倅廳本爲梅花本故李太常輩皆疑之予前此作記亦未能有所證也粵三年重繙劉潛夫集云婺州倅廳本初裂爲三後裂爲五一各梅花本乃悟舊梅花本者初裂本也新梅花本

者後裂本也其謂之梅花者蓋以其裂文似之疑竇一
旦可釋矣然是帖乃舊梅花本也二十年前潛夫之集
二百卷皆能舉其本末未老而衰以健忘致贖贖其亦
可慨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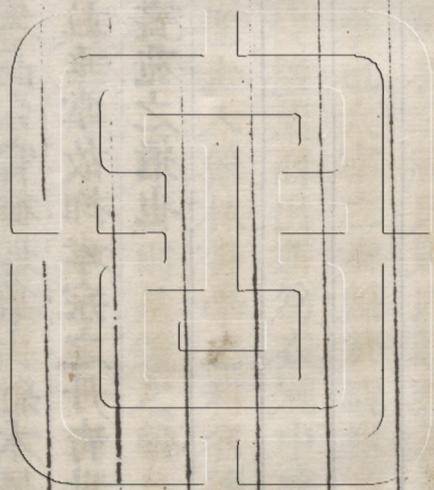


明孝宗御筆記

同里楊碧川太宰當明孝宗時直廬燕見嘗邀御筆之
賜其陽作空山老樹其陰作文藻游魚繪事極工而疎
落之中居然函蓋一切有明列代莫若孝宗爲最賢一
時大臣魁望碩德如劉公健韓公文劉公大夏戴公珊
密勿倚眷同心一體亦莫若是時爲最洽相傳羣臣召
見不時奏對暇卽觀永樂大典以資博聞而丹青揮灑
則又其餘也太平令主翫物適情侍從清班燕閑倡和
宛然中天時氣象三百年中所僅見太宰身後歸其甥
陸少石督學跋以古詩一首至今其家寶藏之吾鄉前

代著姓竝推楊陸楊氏自文懿公後父子兄弟登九列者四居兩司者二陸氏則以觀察爲父中丞方伯爲兄而督學其季也太宰之女歸於觀察實生三子一如其外家之連枝接葉而出斯爲衣冠中盛事而太宰以一甲第二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之科名適與之符宅相之美更有非尋常可比者則是簞之歸口若有衣鉢之傳默爲之兆殆未可以忽視也雖然門第之甲乙是猶其小焉者太宰立朝大節卓絕嘗忤新都近則爲同里冢臣所忌至于身後尚遭摧挫易名之典闕焉而督學亦以爭大禮出爲外寮其風規亦能無忝也是簞自太宰時

至殘明百四十年易代以來又復百年九閭之榮光五雲之椽筆渺然寄於一簞而厯劫猶存可不謂難與吾鄉文獻惟宋高宗嘗御題象山紅木犀扇以賜羣臣可以與是簞竝垂掌故抑孝宗之丹青世未有知之者是可以補畫苑之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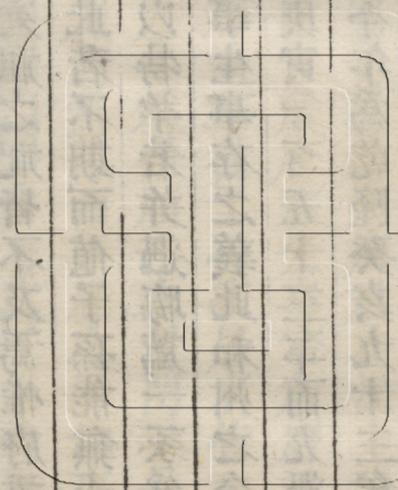
先侍郎府君生辰記

宏治十年戊午閏十月三十日先侍郎府君生辰也閏
既希逢於歲杪而晦更多闕故遇之甚難至五十八歲
爲嘉靖乙卯置閏于是月而無晦又二年丁巳六十適
以生辰下掌院學士之命九卿同館慶府君於柯亭有
詩二卷曰玉堂倡和集又八年己丑六十八歲謝世又
九年爲隆慶甲戌置閏於是月亦無晦長公宗正府君
次公贈宮詹府君少公和州府君追和柯亭元韻以志
柁掩之痛又九年爲萬曆癸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宗
正府君兄弟再和又十年爲萬曆癸巳置閏于是月亦

無晦宗正府君兄弟三和詩又十九年爲萬曆壬子蓋
一百一十五年甲子幾再周而始遇閏又遇晦時宗正
府君家居稱慶于影堂和州府君在江上稱慶于官舍皆有
追和詩而贈官詹府君先卒官詹府君在館爲位于柯
亭亦有追和詩羣從子孫家居者皆和之曰續玉堂倡
和集又十九年爲崇禎辛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時宗
正和州二老尚無恙而玉牒之子都事府君和州之子
應山府君□□□官詹之子中翰府君俱逝國運將
衰世卿之門戶亦隨之二老感傷今昔悄然見於追和
之章又十一年則崇禎之壬午又八年則順治之庚寅

皆置閏於是月而無晦然喪亂倥傯篇什俱散佚不可
求矣和州府君嘗曰古禮不祭生辰今世之祭之者非
也故吾家列祖之祀皆不及焉惟府君令節生前尚難
遇之則後此若不期而值子孫能無永慕故苟遇閏而
不遇晦薦以特羊若并遇晦薦一豕爲少牢世世無得
有失以準事生事存之義此和州之命也乃自洪治戊
午至順治庚寅一百五十三年而九遇閏再遇晦自順
治辛卯至今年爲乾隆癸亥九十三年而竟寂然不一
遇之豈非置閏之失乎願安得師曠諸公精于甲子者
推二首六身之考証以正厯學之疎夫厯既有失則亦

時而疎時而密後此必有數十年而頻遇之者吾日望之



錢忠介公降神記

城隍之祀始於六朝而唐以後遍天下其詳見於宋趙氏賓退錄中然必求實其人以實之則吾終未之敢信也且相傳以為神亦有代謝如世上之遷更者其果然與前代忠節諸公如靖難時之周觀察嘉靖間楊員外魏奄所殺前後七子中則李黃兩御史皆世所指名也嗚呼日星在天河嶽在地忠節之魂魄發揚昭明何所不之亦豈必以冕旒香火而重惟是生為明聖歿為明神斯民愛敬之至即成靈爽則至理所融結而未可以為愚夫愚婦之說也鄞江城隍之神里黨莫稱其為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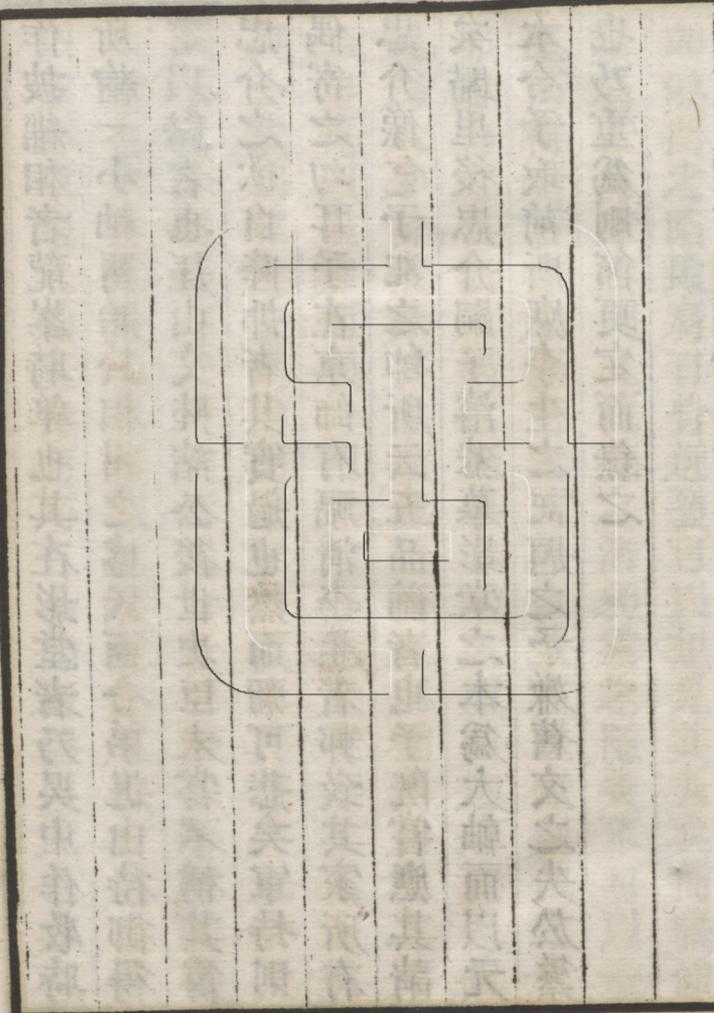
氏子攷之開慶四明志則以爲漢初之紀將軍信吾不曉紀將軍之何以得祀於吾鄉也其殆如奉國軍譙樓祀唐睢陽六忠之例蓋宋高宗航海時崇祀以勵臣節者乎近忽傳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嗣其任一時遺民皆爲歌詩以記之吾聞江右建寧之城隍爲明故總督侍郎揭公重熙廣右桂林之城隍爲明故總督侍郎張公同敞亦此例也嗚呼忠介初唱義時六狂生擁之而出布衣戴少峯奮臂一呼衆人雲集在斯廟也予每徘徊神宇旁皇追溯當日力疾誓師墨衰指麾光景如或遇之則其降神于斯也亦宜

太保錢忠介公畫像記

錢忠介公之舉計吏也出武進吳公穉山之門忠介官江南之太倉有巨室公子坐罪百方營救不能得乃以重幣致吳公爲屬而忠介卒不可吳公歎曰吾觀錢止亭狀貌如處女耳不料其剛如此此太史公所以疑雷侯也不十年而忠介以起兵從亡死於海上果與雷侯之報韓若合符節雖然求忠介於相良不類其人若求忠介於文又不類其相吾讀忠介集其江上海上諸封事兩制代言諸詔勅及和文山六歌沁園春唐多令諸詞慷慨淋漓風雷變色如易水之濱白衣冠而歌變徵

如鴻門之陷彘肩目皆迸裂可以想見其人矣而瞻仰鬚眉芒角渾然則又龍德之潛豹霧之隱幾不可以一望而得者古今來振奇之人物或在嵯峨劍佩之表耶忠介之自浙入閩也福州亦不久而陷遯迹龍峯祝髮爲人外計然非其志也會監國至則翻然起從之凡二年竟以盡瘁而殞一門六棺停海上者六年義士姚興公輩爲葬之黃蘗山而置祀田以奉其香火至今猶盛故忠介畫像存於黃蘗者尚有數幅而不特甬東之影堂也忠介臨歿時感懷國難深以無成自咎遺言仍以部郎章服入殮畫像有用五品飾者蓋以此也亦有

作披緇相者龍峯時筆也其在影堂者乃吳中作牧時所繪一小軸畱貽於相州之盛氏而令弟退山待御得之以歸者也匡山文陸諸公後世史臣未嘗不稱其爵忠介之欲自降抑者其實過也然而彌可悲矣軍持則偶寄之幻耳予在京師有福清李生者郵致其家所有忠介像乞予記之卽所云五品飾者也予旣嘗應其請矣歸里後忠介嗣子溶恭摹影堂之本爲大軸而以元本令予取前所應李生之記題之予嫌舊文之失於繁也乃重爲刪節更定而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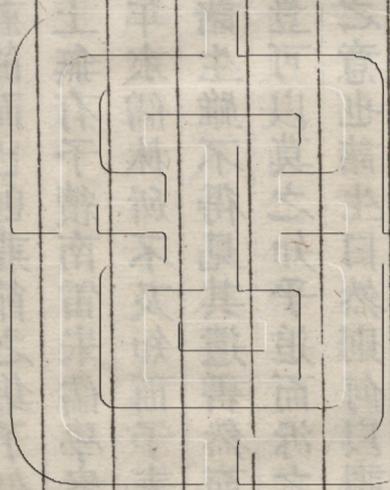
蕺山相韓舊塾記

予既主蕺山講席諸生請爲署其齋予以相韓舊塾題之諸生曰何謂也曰今蕺山之名於天下以念臺少師也然亦嘗知先河後海之義乎是山之學統自宋乾道間韓氏始也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冑次直祕閣膚冑始居越提刑之孫曰冠卿知饒州所謂貫道先生者也受業清江劉公子澄之門清江之學於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貫道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也饒州之子曰燮字仲和知

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瑞昌令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叅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戴山先生稱之當是時韓以后族貴盛而四先生者力以肩正學爲事又一傳而爲翼甫字恂齋大理簿慶源輔氏弟子其子卽莊節先生也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而莊節最著忼官婺州學錄蓋安陽之後講學於山中者五世乃自文獻脫落遺言盡喪并慈湖所作饒州墓志俱不可得故饒州父子兄弟僅一見於吳禮部師道集義行僅一見於徐大年集不

特山中蘋藻不及而其姓氏且將淪於狐貉之口叩之其後人亦茫然也少師立尹和靖祠以里中先正四人配之祇及莊節而已卽莊節之集予但從永樂大典中見之而世上無有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韓氏亦其一也諸生雖不得見其遺書然而蒼然者喬木森然者帶草豈可以莫之知乎追而泝之亦卽少師以莊節配尹氏之意也諸生曰然則何以謂之相韓也曰宋之二韓竝盛其一爲南陽桐木之韓則持國父子兄弟是也其一爲相韓則忠獻父子是也相以地稱桐木以

樹稱各從其望言之也桐木之韓至南澗先生亦以講學著于信州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俟齋先生丁國難乙酉避地汾湖已而遷蘆區丁亥戊子在金墅癸巳以後來往靈巖支硎間已亥居積翠及定卜澗上遂老焉先生故不入城及老于澗上并不入市長年禁足唯達官貴人訪之則避去莫知所之既卒門人卽以草堂爲祠澗上居天平之麓其地平遠清勝靈巖一帶俱在望中吾友陸茶塢之水木明瑟園僅隔一水予過明瑟未嘗不肅拜先生之祠茶塢因屬予爲記先生風節之高具見於諸家志傳不待予之文而著而予得一言以蔽之者以爲昔人處此雖陶公尚應拜

先生之下風非過也今吳下好事賢者方議哀資新此并買祭田以綿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予竊欲增置粟主合食于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曰南嶽大師儲公其一曰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曰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皆儲之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是時以開府湯文正公之賢欲致一絲一粟于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能飲之食之以漫堂宋公之風雅致賻襚于先生其子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爲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公之賢先生集中言之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故

欲引而齊之使並食於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田其生平踪跡頗與先生相反而實爲同德蓋二公故郎舅也稽田抱劉規祖述之志而又欲雪其王褒之恥故終身冥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庭戶其道交相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于汾湖于蘆區以依稽田及于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共往來靈巖支硎間已而又同居於積翠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不入其家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洩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憤以白不願首邱之恨是非大招廣招之所能致也而

吾以爲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以歸其魂使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爲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非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君舉而行之爰卽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訪寒厓草堂記

寒厓草堂在鄞南湖上所謂小江里者故職方駱先生精舍也其地蓋已累易主乾隆辛未諸生盧鎬假館授徒于其地予歎曰三十年以來求職方之子孫以訪其軼事而不可得則求其詩文而不可得則求其邨墓而表之而又不可得年運而往里中之知職方者希矣今過其草堂其安可嘿然而已況其石闌花時風流宛在是固東籬之遺也乃爲之記職方諱國挺字天植寒厓其五十字故諸暨人也居鄞甫二世有殊材當是時其東隣李氏方貴盛忠毅公鎮三藩一門子弟多雋士而

職方以諸生崑起名甚盛里人引而齊之曰李駱不以
勢位甲乙也鄞士尚節義職方所與爲素心者曰華公
夏王公家勤陸公宇燭高公宇泰風格相伯仲而東江
事起左右錢忠介公破家輸餉遂爲六狂生之亞降紳
夫已氏欲殺之亦與六狂生等忠介浮海戊子又有五
君子之難夫已氏欲株連先生而帛書中無其名乃散
流言謂待翻城之後盡籍諸薦紳家以賞軍蓋激衆怒
以害之華公聞而歎曰如此則國人皆曰可殺矣天植
之肉其足食乎竟被逮訊久之得脫而家遂中落于是
柴門土室不接一客蕉萃三十餘年以卒然每年五月

初二日必致祭于石傘山房爲華公也而配以楊屠董諸
公六月二十日致祭于石雁山房爲王公也而配以施
杜諸公西臺東臺嗚咽之聲相接邏舟雖過不休也嘗
夜宿草堂慟哭驚四隣門人皆起先生尚未寤旦而問
之則曰夢見蒼水相語于荒亭木末之間不覺失聲因
作寒厓紀夢詩所著有寒厓草堂集駱氏本自諸暨來
無族屬一子傳之一孫祕其集不宥出以多嫌諱也乃
未幾而其子卒其孫又卒駱氏遂無後其集竟不知所
之嗚呼其可痛也職方之惓惓于華王諸公如此今孰
爲職方念及者乎百年以來諸公之或死或生不必盡

同而其趨則一吾鄉遂以成鄒魯之俗其功大矣是非世俗之所知也此子之所以過草堂低徊留連不能自已也

鮑培亭集卷三十終

鮑培亭集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序

古文篆韻題詞

夏英公集子曾於永樂大典中見之至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為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為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齊安郡學許為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為摹寫其亦南嶽夢英一流矣至於北宋

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編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其實即取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于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于汴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衍續古文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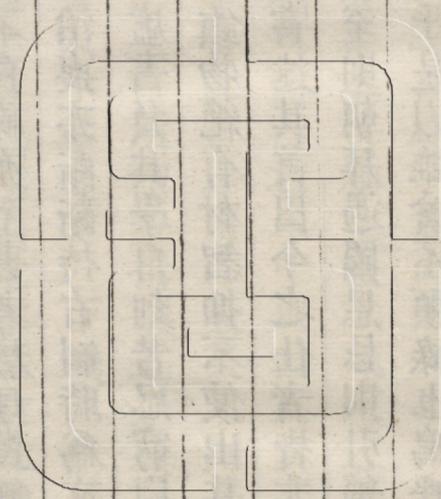
永嘉張氏古禮序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永嘉張忠甫先生淳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莫若忠甫之書為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他本終為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

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
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
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
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
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
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如見之者
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
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允先生而後伊川之
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
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

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
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爲徒費縣官
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
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
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
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
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
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
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
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攷度數之末文者哉是

書抄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為之序



程氏春秋分記序

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竝游於宇文之門而克齋春秋之學最醇克齋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為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會上之祕府而又開雕於宜春故行于世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纂言多引其說益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故明文淵閣藏本其

後入於蘭谿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予方自江都歸大雪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其爲例做大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間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既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爲年表世譜之學鄭漁仲則爲列傳之學沈存中兼之顧皆弗克若克齋之精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臨終謂其子曰吾爲

是書始於成周終於肅慎肅慎口人所自口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予讀宋史至吳曦時蜀中士大夫忠義甚多顧獨失去克齋姓氏不載蓋其漏也克齋是書游忠公之子毅堂及滄洲皆爲之序若劉文節公銘墓之文謂克齋乃青城山人後身臨死了了其後見夢於從弟則稍失之誕克齋儒者其棄官野死有大節神爽不歿固應有之然不至如二氏所言南軒門牆中無此學也卷首有云大德十有一年中書劄付行省下浙江提舉印上國子監脩書籍者其後列官吏等名因歎元時中書尚能畱心搜訪以佐成均文治如此

今是書在世間絕少矣幸谷林父子百計購得之安得有力者重雕之

靜遠閣周禮解序

余嘗上下歷代藝文諸志其以攸節死義之士有著述於經苑者不少槩見唐林慎思之孟子流傳於今然亦非卓然成家之作宋有郭兼山呂圭叔元有鄭師山余青陽斯亦可謂忠節而兼經師者矣有明之季葢山鴻寶石齋尤其著也夫當三辰晦蝕之日文武之道墜地而有不墜者存不可謂非聖學之大幸矣吾鄉華職方默農王評事石雁竝以瑰瓌不羈之材負氣槩於啟禎間嘗登葢山之門生平踪跡約略同趨職方精於樂嘗言得不傳之妙其在難中尚以所定操縵安弦譜致之

高中丞元若屬其傳之身後中丞父子卒後遺書盡散不可問矣評事精于禮其於三經俱有論輯子孫式微亦多佚不存者而周禮歸于同里呂生書架中予狂喜而讀之評事之言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爲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於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於一手然各爲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爲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爲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

始而虛冬藏冬於地以象坎之隣乾而以不周爲周故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於攷工非以攷工爲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獮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爲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爲職至於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於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爲無謂蓋其所言之大旨如此爲自來經師所未有雖未可奉爲定論然亦奇矣書

中累經竄定多以片紙割裂牽粘硃墨間雜芒彩猶存
莫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為碧況其畢生之精力所凝結
而成耶曾南豐序孔司戶事追溯其易學之貫穿以徵
其所立非一時之偶然然則但謂書當以人重者其所
見尚未盡也呂生其寶之矣方今三館正修明史搜
羅典籍不必盡皆四庫著錄之書則戢山諸公所揆例
得同登甲部之志因為識其大略或使廣七略之聞者
於余言有所稽也

漢隸字原校本序

漢隸字原校本者淮人張函齋先生所手定也先生深
於小學其會通自篆而隸自隸而楷能得其所以遞變
遞省之故而詳其譌誤之所由故其言曰自隸變篆以
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
尚奇貽誤後學今謹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每字中取
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被體而不背正體者亦標出
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
據說文駁正之庶可鑒別信從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
變致錯者亦校正之始於康熙甲子之冬至庚午春乃

畢春朝冬夜字字攷定其用功亦勤矣哉予讀是書而歎斯人識字之難也凡先生之說分列諸部中一屈一曲皆有意予不能悉述試略舉其積澗而世人之所不曉者乃知今本六經三史皆爲漢人隸書所誤不特碑版而已而是書之所關者重也漢隸之失大都合數字以歸一字間有分一字爲二字者如槃之與盤号之與龜幹之與榦是也然分者少不敵合者之多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沿襲既久莫知其故先生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裏抱之裏則不從心而裏袖之裏又別焉溷用之者誤

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麀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字故借而爲烟媪又借媪而爲媪若氤氲乃俗字而網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鷗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鷗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也論和字曰唱咏常用咏詠平常用詠其論段字曰段字得斷音段字得買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古作華通作華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憂字曰憂者行之和也息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繫之

纍省而爲累非積纍之纍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於意亦合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氣字曰凡天气地氣之氣皆氣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氣而加食字以爲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入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尤也論聖字曰朔望之聖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揀字曰盛土於裡之

謂揀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芾非也又改章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其誤也論惠字曰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之謂惠是惠行之惠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先生之所正定者大畧如此是書惟所校雖字離字雍字異同予尚有疑詳別紙世之聞之者或以爲恠矣豈知呼羣瞽以証大明有非口舌所能曉者哉嗚呼自古學既絕考文之治不可復唐家三百年李陽冰而外無繼

者張參輩非其倫也宋之將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學雖有淺深之不同而能從事於說文以正其本則同也自是終宋之世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輩代興不絕元人尚有吾衍自漢以後說文之學爲盛明世從事於帖括士習益以陋劣三百年來力足以紹諸先正者無聞焉先生庶幾徐郭張虞一輩使得進於廟堂攷定石經其亦足以光文明之盛而隱約終身自顧亭林沒後知之者亦希矣可勝歎哉是書也嘗歸於王吏部篤林後歸於吾友施慎甫今歸於予爰序之而使諸生分抄以廣其傳

北窗炙輿題詞

持正先生顛末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於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勵一見於橫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王信伯之弟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引堪相疏證陸子正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學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間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史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集又無

有微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遯乎他如樊侍御光遠
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皆於此稍得其緒
論子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
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
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
矣況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
也爲予言太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
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爲屬
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爲南向酌於大僕之靈嗚呼陳宜
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
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
間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卽以詩言亦
多關於舊史今明史魯王傳曰王不爲鄭成功所禮漸

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楊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島爲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夕陽集則謂王薨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寧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寧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

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也詩言王之墓前有大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寧故卽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証也予再証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節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九年蓋王薨以壬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攷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頌詔之隙故不肯執臣禮蓋信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于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寧頗多唱和宗藩則寧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

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
此事不亦冤乎 大兵入東寧王之子隨衆出降安置
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允也
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攷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
也予既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姜貞文先生集序

萊陽二姜先生之集貞毅所著久已開雕行世雖非足
本然卽敬亭一集亦見崖略貞文所著其家嘗鳩工矣
以嫌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
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
爲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爲八卷附以文一卷
年譜墓志之屬一卷今本渭繕寫成編予得副墨焉予
於前輩之負大節者樂觀其遺文蓋欲從其語言以想
見其生平風格以所聞二姜先生之爲人也貞毅敦重
樸誠嚴凝不苟交遊亦落落所得北方剛毅之氣爲多

而貞文才調橫生少年跌宕文史遍於白下吳下嘗與
孫武子方密之諸公來往坊院間傾筐倒庋以爲娛樂
貞毅沉靜淵嘿泊然思深而貞文劇喜事其視閉眉合
眼之徒若將浼焉蓋其性一靜一動其才一愿一敏卽
其遺文宛然如遇是以貞毅自甲申而後頽然不復與
世事江東嘗再以兵部侍郎手詔起之竟不赴而貞文
應召而出奔走姚江相公幕中幾爲方國安所殺貞毅
自戊子而後沈冥尤甚而貞文尚時時探五嶺消息見
之歌哭要其根柢忠孝造次顛沛百折不撓以歸潔其
身者是則同貞毅文勝於詩其所爲奏疏記序筆力甚

高不從東京以後入手尤愛其沈給事傳雖班固無以
過貞文詩勝於文其信手所之如怒蛟如渴驥非復繩
墨所可檢束及其諧聲按律又無不合昔人者予嘗讀
林都御史繭菴之哭貞文也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
時嗚呼讀是集者能無泫然流涕也哉當貞文在世時
論定其詩者曰杜茶村曰張稚恭曰余淡心曰彭大賓
曰葉聖野本渭頗以爲未盡故更以屬予且使爲之序
予維二姜先生避地吾鄉時先太常公父子實昕夕過
從而東丹山有先生尊人忠肅公之祠以是時哲彙作
令於此江東所勅建也予方議爲重修而以先生兄弟

之以黃犢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不使見辱於褒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於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卽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之喙若其于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喟然於公孫祿之晚節斯僅爲西漢人言之耶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爲之題詞顧尚有爲是書請益者夫旣以王章爲首而附以力訟章寃之梅福爲一傳又次之以劉向又次之以朱雲各爲一傳則次之者尚有棄三公以避莽之彭宣

王崇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附莽被殺之何武鮑宣王安辛氏兄弟父子族屬附之以彭偉杜公子許緝而尚有漁陽太守彭宏固死是難見其子彭寵傳應合爲一傳何鮑王辛之禍由于吳章其欲以災異脅莽事雖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爲一傳其時尚有少不附莽之母將隆應爲一傳又有不頌莽功德被斥之孫寶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莽祥瑞被殺之公孫闓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之孔休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避莽之安衆侯

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尚有宗室劉禮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臯丹王翁爲一傳又次之以趙萌霍鴻爲一傳其時宗室討莽者尚有陵鄉侯曾扶恩侯賁見莽詔書中應與徐鄉侯快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尚有劉都馬適求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蔣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栗融蘇章曹竟周黨而尚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賢殷謨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孔子建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寶蔡勛戴

遵而尚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賀傳胡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李業譙元王嘉王皓而附之以任永馮信費貽爲一傳於是以龍邱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於彭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弗收者夫是書固日月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當日履絢之末以備商確斯爲恨事爰牽連及之并載諸困學紀聞注中庶以成深寧之志也夫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鄼道元水經註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畱風俗傳有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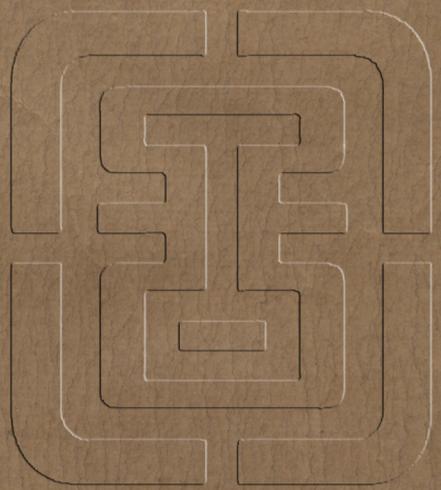
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均
可附入者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
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充
公蓋其當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
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
特昌黎柳州所無卽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
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爲世人所
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
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蕺山先生爲之
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

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
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
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
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
通家之譜苟有范温陸棠之徒隳家世而喪師傳者望
塵自邈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
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于三辰易運從亡不
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蠲灘鼇背呼文陸謁
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
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霽光巋然長謝鶴

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
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
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于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
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譔述言之學案文案
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
用物宏于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
以豪充公當其盛故略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
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點晴亭集卷第三十一終

